

青門十四俠



环珠楼主 著

还珠楼主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下册

青
门
十
四
八

责任编辑： 史 勤 奋

青门四十侠

还珠楼主著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号)

成都市锅炉辅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

插页10字数 279千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套(上、下册)

印张：12.5

ISBN7—5410—0420—0/I.11

定价：4.50元

目 录

- 第十一回 着意温存分相怜素手…………… 1
关心危难比剑失虹勾
- 第十二回 采仙桃惊蓬毒蟒…………… 38
飞彩练巧遇毛人
- 第十三回 虎跃猿腾丰草长林驱兽阵…………… 57
星飞电舞金丸宝剑戮凶群
- 第十四回 怪病失芳华绣谷双栖成苦忆…………… 70
仙山寻旧侣银潢咫尺漫想思
- 第十五回 急难遣征穷途怜慧婢…………… 86
殷勤待疾美意感芳心
- 第十六回 厉出地中魁影泉声惊鬼子…………… 93
人来天上银虹电闪戮妖魂
- 第十七回 古洞读丹经隔世重来完凤愿…………… 111
荒林援静女柔情密意许双栖
- 第十八回 归志恋宫墙万道毫光从地起…………… 134
冲霄驰骥足一声长啸乱云飞
- 第十九回 并轡驶遥天迢递关山求道诀…………… 151
奇香生绝壑溟蒙烟水觅灵葩
- 第二十〇回 无意遇仙缘比翼鹤寻红寿草…………… 172
有情成美眷并头莲共素心人
- 第二十一回 知祸变惊心返归途…………… 189
战恶魔亲人齐协力

第十一回 着意温存分相怜素手 勾心危难比美虹剑

前回狄武、倚剑被妖徒张志擒去，巧遇佟芳霞，因而得救。芳霞随用智计挟制妖师叶培，公然明言，狄武是她情人，硬将二人的宝剑行囊讨回，并还亲身护送。为防夜长梦多妖道后悔生变，一出洞门，便用飞行甲马，带了二人往青门峡飞去。中途停住。芳霞与狄武正坐树下，互相偎抱，倾吐情爱，苦尽甘来。彼此亲热之际，猛听厉声大喝一蓬黑丝夹着一股腥秽难闻的邪气，已电也似急当头罩上。狄武猛觉头昏眼花，周身奇痛，耳听芳霞、倚剑双双喝骂之声，人已昏迷倒地。待狄武醒来一看，身旁倒着一个死尸，已斩为两段，正是前遇妖徒张志，自己却被芳霞抱在怀中。狄武要挣起，猛觉四肢绵软，周身酸痛，心中烦恶异常，气更微弱不堪。

芳霞本在悲泣，见狄武醒转，喜唤道：“这丹药真灵。否则，你万无生理，且喜命已保住。妖徒张志现为剑弟所杀，只恐妖道寻来，凶多吉少，幸而青门峡离此不甚远，前说甲马失效，原是戏言，事已至此，说不得。只好失信妖道，送你去青门峡，见了仙师求他解救罢！”

原来张志越想越气愤，三人走后不久，便借故离洞，暗中跟来。初意认定芳霞与狄武是情侣，将人救走。必要背叛，只一发现真情，先下毒手，把两个男的杀死，然后强迫芳霞回去。不料起身稍迟，刚刚追到，正遇狄武和芳霞说情亲热。盛

气头上，骄傲心粗，也未细看。倚剑正在道旁大树之后，一眼瞥见妖人，突然现身，站在狄武身后，手已扬起，倚剑尝过他的利害，恐狄武遇其暗算，一时情急，冷不防暗取仙剑，由树后猛纵出去，奋力一挥……

张志也是该死，以为这三个对头无甚法力，手到功成；又恐误伤芳霞，妖师色迷心窃，就许见怪，本想把芳霞隔开，专伤狄武，做梦也未想到树后还有敌人，来势这等神速。狄武人虽中邪晕倒，妖徒未及摄取生魂，剑光过处，人已斩为两段；那蓬黑丝，也被倚剑用剑乱挥，全部断裂，随风吹散。

芳霞见狄武为邪法所伤，又惊又急。回顾妖徒已死，心才略放，慌不迭把人抱起。倚剑想起身旁现有疑碧丹，便取了一粒，塞入狄武口内，又取瓶水灌下。芳霞知道狄武此是中了黑熬丝的邪毒。她知道黑熬丝最是阴毒，狄武虽吃仙丹破了邪毒，但人仍难救；又恐狄武生魂被摄，更不敢离开。芳霞正在伤心愁急，没想到一会灵丹竟生奇效，狄武忽然回生，知他命已保住，不禁惊喜交集，匆匆说了几句，便把狄武背在身上，再令倚剑抓紧狄武臂膀，随用甲马一同飞起，往青门峡赶去。

当地芳霞原本去过，知坡处乃十四侠所居，外面乃是一座天道观，背山而建；前面开有一片湖荡，约有百亩方圆，水碧山青，风景灵秀。入口处是一峡谷，两边危岩，上加石梁，宛如一座大门。由此往内，壁上布满苍苔，间以各类花树。地在乱山深处，中藏灵境，气候温和，草木长荣，经冬不凋，望过去一色青绿，峰环水曲，越往内，景越幽胜，谷径到湖而止，地势也加宽了数百亩。芳霞上年原本随人去过两次，旧游之地，心忧病人，更恐妖道追踪上来，便加急飞驰，连口气也未缓，赶到峡口，天已黄昏。

离峡百里，已不见冰雪之迹；再到峡内，更是杂花乱开，山光如笑，哪是隆冬光景？

三人满拟十四侠必早回转，为示敬意，一同走到观前，入内一看，只有一个香火和两个守宙的道童，十四峡一人未归。

两道童一名“呼龙”，一名“夏山童”，乃第十三位仙侠伏龙真人崔陵门下、年才十三四岁，比倚剑还小，从小随师，飞剑虽未练成，已各有一身惊人本领。先见三人到来，因芳霞来过，知是大盗金光亮和崆峒派的党羽，神情甚是强傲。

通名以后，前听师长说过狄氏兄弟来历，这才有礼相待。先对芳霞仍是不理，到了观中，狄武详说来意和此行经过，并说两次遇难全仗芳霞解救，她因改邪归正，群邪盗党，恨之入骨，遇上定必置之死地。现已无家以归，只得随来，满拟代向师长求恩，引进到别位女仙师门下，还想到恩师逾期未回，望乞二位师弟格外通融，只要有一住处，感谢不尽。

二童闻言，方喜改笑容道：“我还不知佟姊姊果然脱离贼党，心志固是可嘉，无如我竹仙观，只四师伯是位女散仙，从无女子寄住，清规甚严。现在各位师长、师兄全都他出，难于作主，她一离山，遇见贼党妖人，定必受害。只师兄来路方竹溪旁，有一岩洞，本是九师伯藏酒之处，虽然离观较远，但在峡口以内。裴师伯行时，本留有一道灵符，我二人因各位师长同门远出，又留下两符，均是备而未用，保存在此，即便仇敌跟踪而来，有此三符，足能抵。如愿住在洞内，我将峡口封禁，再传出入之法，敌人就来，也无害了。

芳霞闻言大喜道：“观中清规，素所深知，本不敢寄居之想，有此现存山洞再好没有，只是武弟中了邪毒，此时虽醒，尚未复原，我和他二人患难之已，情同骨肉，意欲每日来此照

料医治，不知可否？”

夏山童笑道：“这又何妨。师长又不在家，你一人独居山洞也颇寂寞，日间来此洞习功课，饮食均在观中，省得起火费事，长师长回来问明再作计较好了。”

呼龙早已看出芳霞对于狄武情形有异，方想开口，山童已经说出来。芳霞人又谦和，不住称谢，少年面软，也就不好意思多言，因天还早，随领芳霞先去方竹溪布置居处。

芳霞见那洞岩相隔峡口只十数丈，门对青溪，顶悬飞瀑，山花如笑，水甚清丽，越发欢喜，谢了又谢。

二童见她大方和气，词色诚恳，渐生好感。

洞中清洁异常，石室四间，内层藏酒，临门明暗两间，暗间内并还开有两个大壁窗，清洁爽朗。竹椅用具多半齐备，并有一个名榻，只无衾枕，二童说：“石榻洞中原有，为九师叔避暑读经之所，设备颇全。可惜榻上空空峡，峡中虽然气候温和，到底隆冬天气，早晚寒冷。各位师长均有半仙之分，吐纳功深，平日打坐不须被褥，所以此物独缺，最好明日打点兽皮铺上，以免受寒。”

芳霞笑答：“避难之人，能有此居已是心满意足，明日我自寻找兽皮便了。”

狄武接口答：道“我行囊内带有棉被，乃鸾妹所送，不知何物所制，轻暖异常。另有皮裘，先被妖道所擒，不知怎会被他寻到我二人所居山洞，一同带回妖窟，行时居然全还。你看包裹不大，那是捆得紧，打开来足可应用，剑弟养病时，铺盖都是狼皮，行囊不曾打开，除食物零星外，衣被一件未丢，分一床与姊姊，再拿我皮袍盖上，岂不甚好？”说时，倚剑也有此意，早往观中走去。

芳霞说，自己也会打坐，一两夜的功夫怎么也能耐过，坚决不要，尤其是那棉被。后来二童在那旁劝说：“峡中夜气甚寒，妹妹初来，非此不可，莫要冻出病来。”

狄武见芳霞不听，故作生气不悦之容。芳霞因狄武对她先前无甚情爱，又有云鸾在前，全仗两次解救、患难相从这点至情感动，一见面有怒容，恐失欢心，忙改口笑道：“二位小师兄和武哥的盛意，我岂不知？只为此被乃武弟所盖，不应借我，只想取那皮裘。既如此说，遵命便了。”

狄武见她明媚柔顺，全付心神贯注在自己身上，惟恐稍微忤意，比起云鸾好弄小性，时喜时嗔，又是一种情趣。不肯要那棉被，乃是为了云鸾所赠。暗忖二女，都是如此情深，心眼甚多，不知将来能否处好？正寻思间，倚剑已取来被褥、狐裘，并用包裹做了一个枕头。芳霞见二人对她甚好，尤其狄武，居然关心体贴，又看出先前不快是假，越觉出于意外。想起自己一念情痴，不惜拚死相从，受了许多气苦艰难，居然也把情人感动。想起前事，心中一酸，几乎流下泪来？

四人见她眼花缭乱，泪波欲流，同问何故？

芳霞推说：“身陷贼党，实非本心。虽然受尽艰危，弃邪归正，但是势孤力簿，来日大难，万一各位师长不为引进，仍是凶多吉少。身世飘零，故此伤心。”

狄武听出语带双关，想起芳霞身世处境委实可怜，当着人不便显露，暗中把头连点，劝她放心。芳霞看出狄武不致负她，也就破啼为笑，拭了眼泪，同去观中，

香火原是附近山民，孤身一人，名叫伍忠，因受虎伤残废，被裴琮救微庙中，相随多年，甚是忠心。一听二人乃恩人门下，格外亲近，早备好酒食相待。

芳霞见有鸡肉，问知不忌荤酒，便想日后可以行猎，吃完晚饭，天早入夜。芳霞为向情人讨好，言行格外做得庄静，宛然是个大家闺秀，与狄武神钟岗初见，豪放神情，迥然不同，狄武见她温柔娴静，楚楚可怜，由不得也暗中赞许，增加情爱，

芳霞因是初至，恐主人万一误会，老早辞去，

呼。夏二人均觉她一个弱女子居然舍死奋斗，历经艰危，脱身盗窟，弃邪归正，委是难得。又知岩洞夜寒，孤身寂寞危离观又远，万一仇敌寻到，遇了害还不知道，先留她多坐一会，临睡再走。

芳霞见二童看重，相待颇厚，虽然不舍就走，终想初来，身是女子，不应深夜留连，仍然婉谢起身。二童也不在强留，为防万一，特地带了两道灵符，四人一同送去，扬手一片青霞，先将峡口封闭，敌人如来，不特寻不到入口，全峡上下均有仙法封禁，外观只是一座童山绝壑，往下强冲，立被困住，到了洞中，又取一符交与芳霞，连峡口禁制用法，一齐传授，笑说：“此符足可防身，并能仗以隐形飞遁，只飞时有青光闪动，非到落地不能隐形，是个缺点。前年师长出山，见我弟兄年小，赐以防身，从来无事发生。尚末用过，今借姊姊暂用。于初用时起，一年之内均有威力灵效，有此一符，偶然出山，只不走运，遇敌即逃，也无害了。”芳霞拜谢不迭。

狄武对芳霞心情实非昔比，本恐她远居峡口，孤身遇险，诸多可虑。及见有符防身，方始放心。

芳霞见他喜形于色，连向呼、夏二童称谢，分明认为是她的人，芳心大慰，暗想情人已然垂爱，只将云鸾感动，便可美满，四人别过以后，想了一夜也未睡熟，天明前刚刚入梦，忽听榻前有人低唤芳姊，睁眼一看，正是狄武，山中日暖夜寒，

和衣而卧，连忙坐起，意欲洗漱梳洗，盥具均在外面，笑唤一声“武弟”，正往外走，吃狄武拉住纤手问道：“姊姊不忙走，我有话说。昨晚你睡好么？”

芳霞不愿逆他，只得停步，反手将狄武的手紧把了一下，低声笑道：“武弟，你复原了么？本想醒来看你，不料前半夜不能安睡，起来这么晚，你倒先来了。”

狄武笑问：“姊姊没有睡好，有甚心思么？”说时，芳霞已将手挣脱。

狄武见她那手又白又嫩，比起云鸾还要丰妍，握上去柔若无骨；又见睡态惺松，秀发如云，星眼微扬，玉腮红润，不由得越看越爱，二次伸手想拉。

芳霞离榻抢向洞口，朝外探头看了看赶回，狄武也正追出，芳霞拉他去榻上坐下，自己坐在一旁。

狄武又要起立，芳霞笑拦道，“好弟弟，你不要这样，听我一说就明白了。”

狄武原是昨夜睡后，想起她拚死委身，救命恩重，其势不能负心。昨日又发现她的许多好处。心生怜爱，决计二女同娶。又想到云鸾情深善妒，必须芳霞甘居小星，才有商量，这还是命由她救；否仍无望，想来和她商计。起身时，倚剑告以昨夜因理行囊睡晚，呼龙暗中将他引往别室，盘询芳霞与狄武的详情。倚剑知道，与孤身女子日常相聚，男女双方，俱是多情，易启外人猜疑。见二童侠肠诚恳，反正瞒不住，率性具实奉告。二童闻言，反觉芳霞可怜，令告狄武：“患难夫妻亲密无妨，但在成婚以前，双方必须守礼自重，否则，师长神目如电，决无宽容。”并说，这类事昔年师长、同门俱都有过，此时，尚未入门，不知详情。方才想起裴师伯行时口气，

似早料到今日之事，如其厌恶，定必预示。行前并未留话，反说狄武根骨甚好，只惜尘缘难断，不能深造，他家只此独子，其势也不能令其入山不归，否则，岂不是个衣钵传人等语。倚剑闻言，宽心大放，知二童忙于炼剑，须做早课，近年始有闲馀，意欲令其留意，和芳霞情好无妨，不可荡检余闲。狄武情根已固，虽无邪念，闻言想起前事，立和倚剑说明，独自赶来。一见芳霞尚睡，便在榻前仔细领略了一阵，才将她轻轻唤醒，正想要稍微亲热，芳霞却因处境艰危，诸须自重，以免误犯清规，累人害己。恐狄武少年情热，爱火一燃，不可遏制，一面将他止住，低声笑道：“好弟弟，我知你现在已被我痴心感动，对我怜爱，我何尝不是爱你？但是各位师长法令尊严，你同门兄弟中虽然也有夫妻成对的，只管平日言笑无忌，不拘形迹，一犯清规，便不丝毫宽容。闻说你有一女同门，便犯了重条，为飞剑所诛，你师叔至今不收女徒，便由于此。我们初来，师长未归，又都情深爱重，休说作出不端之事，便照你方才那样，老早赶来和我亲热，被人看见，向师长告发，就是乱子。只望你我心心相印，好在心里、将来遇见鸾妹，我为爱你，情愿自居卑贱，做你侧室，她素娇惯性傲，我一味服低，决不叫你为难如何？”

狄武见她样样顺心合意，心花怒放，怜爱以极，知道外面无人，倚剑未来，爱极之下顾不得先说来意，冷不防纵将过去，一把抱住，亲热起来。

芳霞不知狄武心有把握，惟恐被人撞破，急得花容失色，连挣几次未挣脱。又见狄武搂紧自己，一面亲热，直喊姊姊，分明爱极情热，恐其不能自制，急得跳脚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弟弟，怎不听话？我是你的人，日子长呢！快些放手，被二位师

弟看见如何得了！”

狄武连喊：“好姊姊不怕！等我爱一个够再和你说，包你没事。”

芳霞年纪较长，又在贼中，时与群邪为伍，深知男女性情，少年色胆如天。先是不信，后见狄武抱持越紧，亲之不已，又挣不脱，只得把心一横，回手相抱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想不到你如此爱我，就为你死也是甘心。如能自制情欲，想作长久夫妻，便请放手，否则，初来便是这样。日久定无好果。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由你爱罢！”

狄武见她说话时，满脸喜容，目中却有泪光，好似又欢喜，又伤心。老大不忍，朝玉颊上狠狠亲了两亲，松手同至榻上，并坐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亲仇家难俱还未了，恩师尚未见面，飞剑未成，如何敢犯清规？上负父母、恩师之望，身为罪人。不过，昨夜想起，蒙你痴情深恩，几番解救，以前过于冷淡，问心有愧，到此以后，又见你处处关情，言动庄重，一点不像庙中初见那等放纵情景，可见你实是天生佳丽，本系美质，只为陷身贼巢，染了一点恶习，一旦弃邪归正，立时判若两人。虽然本来人好，实在还是对我情深，怎不叫人心生感激？今早见你睡在床上。面容时悲时喜，料是对我痴心形于梦寐，人又那么美丽，由不得心中爱极，情不自禁。至于外人撞见一层，更可无虑，所可和你亲热。莫非我幼读诗书，当真连个利害轻重都不知道么？当师长回来前，自免不了背人和你亲热，恩师回山，我就不这样了。”随把倚剑听闻，一一告知。

芳霞见狄武那样爱她，越发高兴。

狄武看她凤目含情，眉妩生春，忍不住凑上前去，又将搂抱亲热。

芳霞笑道：“小爷不要闹了，我还没有洗漱呢，也不嫌脏！”

狄武笑道：“你玉骨冰肌，花容月貌，以前嫌你轻狂，不曾细看，现在才知道你的好处。风鬟雾鬓，更显丰神，忙着梳洗做甚？”

芳霞啐道：“没羞！我是轻狂，你这小爷庄重？常言‘上床夫妻，下床君子’，公婆未见，亲也未成，大白天搂搂抱抱，你这是庄重么？我身旁只有一柄小牙梳，面巾也没有，昨夜把你包袱撕了两片洗脸，我几时过到这样日子？还不是为了你这冤家！”

狂武一把未拉住，芳霞已朝狄武脸上羞了两下，挣脱了手往外走去，狄武方要追出，忽听倚剑走来，未到洞前便喊“大哥”。

芳霞在外屋探头打了个手势，取了瓦盆，便往外走。知道倚剑人虽极好，只带几分巾气，忙即归坐。

倚剑原因狄武去后，想起芳霞情热，孤男寡女，不甚放心。走来察看。又恐二人正在情热，特意出声相唤。见芳霞拿了盆巾，走向溪水，好似初起，便问：“大哥来么？”

芳霞笑答“刚来”，狄武也自应声。才一进门，狄武便说“芳霞故态全改，端重非常。”倚剑闻言甚喜。

芳霞梳洗之后，问知主人午前勤于功课，无暇相见，意欲出猎。狄武、倚剑全都赞同，三人便同开禁出峡。

到了峡外，芳霞说：“左近有一片森林，猛兽甚多，相隔只四五里，隆冬天气，草木黄落，易寻兽迹。”略为商计，便同前行。

狄武问她：“以前来此何事？”

芳霞答说：“师父与青门十四侠相识，只是道路不同，上次为了一事访，裴师也曾在座。此时曾有此女志大心高，又具至情，将来如离师门，务须略述原心，加以宽恕，不可与之计较。如能允诺，所托之事，愚弟必为尽心，师父有求而来，巴不得能够成功。力言此女与我缘浅，我知她早晚离我而去，故此门下男女四徒，只她一人未传本门心法，我因其平日钟爱，还觉言之过甚，不料才隔两三年便自应验，想起师恩深厚，不辞而去，实在不该，无如贼党和崆峒派妖人，甚是淫凶，来时，又将妖徒杀死，妖道必不干休。近处行猎尚可，稍远便不敢去了，你和剑弟所用仙剑威力神妙，此后稍遇可疑之人，便须留意。记准‘先下手为强’。昨日来时，如非剑弟机警，应变神速，你弟兄必为妖徒所杀，我也凶多吉少了。”

三人边谈边走，不多一会，便到森林之内。

狄武正问神兽龙犀为何不与为敌，忽听虎啸之声。赶去一看，乃是两只水牛般大的猛虎，同了大小三虎正在林中太阳里翻扑为戏。

狄武见内一只小虎只有狗大，意欲生擒回去驯养。三人商计，将大虎杀死，取那虎皮作褥子，生擒小虎回去喂养。

话未说完，那两只吊睛白额斑斓大虎已闻出生人气味，雌的一只首先踞地发威，一声怒吼，当时山风大起，寒林萧萧，黄叶惊飞，纷落如雨。

三人惟恐小虎逃窜，也正分开，恰被雌虎首先发现，又是震撼山野，一声怒啸，纵身飞扑过来，迎面正遇狄武。

芳霞虽知狄武武艺高强，又带有一口仙剑，但人未复原，这等猛恶之物，终不放心。方要抢前相助，雄虎闻声回顾，瞥见树下有人，也把长尾鞭地，怒吼一声，猛扑过来。芳霞身子往

侧一闪，扬手一镖，直穿虎腹。那虎一下扑空，又受重伤，怒极欲狂，连身掉转，二次窜到，吃芳霞避开来势，一剑刺去。那虎来势太猛，剑由虎腰前半刺进尺许来深，将那虎顺势划破二尺许长一条裂口。芳霞手中剑，雌虎顺势一带，觉出力大异常，忙一按劲，虽未脱手，虎口已然酸痛，几乎把握不住，虎也腹破肠流，鲜血飞射，痛极神昏，窜出去十多丈，一声惨号，撞向一株大树干上，“叭”的一声，震晕死去，尸横就地。

同时还有两虎，仅比大虎稍小，本是怒吼扑来，倚剑正由侧面绕过，恐狄武不敌，大喝一声，连发两金丸，一中虎颊，一中虎目，二虎负痛情急，转朝倚剑扑去。

倚剑吃过狼亏，又听芳霞先前警告，刚将仙剑拔出，虎已扑到，举剑一挥，青光过去，当头一剑首先把虎头连肩砍去大半，死于就地，第二只紧随在后，相继扑到，也被剑光扫去大片头皮，连耳削落。此虎似知敌人厉害，连声急吼，往林中窜去。

倚剑想得虎皮送与芳霞，连忙要追。耳听狄武大喊：“剑弟莫放小虎逃走！”

原来那只小虎甚是狡猾，见势不佳，已然一路吼啸，飞也似往森林深处逃去……。

狄武本想先杀大虎，不料那虎来势太快，未及拔剑，虎已扑到。狄武往侧一偏，让开正面，瞥见芳霞已将雌虎杀死，二虎转扑倚剑，仙剑已然出手，知道无碍。想起师傅武功，本有搏虎之法，忽发童心，意欲空手斗虎。心念才动，虎又转身来扑。匆促之间，立照前念行事，身形微闪，到了虎旁，就势纵身一跃，跨上虎背，一手抓紧虎颈，意欲一试自己武功，扬拳

便打。不料那虎力大猛恶，性子又长，连打几下，并未打死。虎为人制，又痛又急，连蹦带跳，只在当地打转。狄武立意用手把虎打死，瞥见小虎逃走，忙喊快追，微一疏神，那虎忽然冷不防就地想要滚去，势猛力大，狄武本来危险，幸而芳霞杀完雌虎赶将过去，见状大惊，扬手两镖，先将虎目打瞎。那虎痛极，不顾打滚，身子一正，惨啸一声，朝前猛窜。芳霞避开来势，一剑由虎颈内穿进，吃虎一带，觉着虎口震动，手腕酸麻，连忙撒手，虎已急窜出十余丈，窜向灌木丛中。只听一连串咔嚓之声响过，那些小树竟被撞断了好几根，方始伏地气绝。

狄武骤不及防，忘了纵上，两腿由断树丛中擦过，几乎受伤。就这样，衣裤也被挂破了好几处，纵上虎背一看，那虎由头到尾，几丈长许，虽然身死，四足踞地，看过仍和活的差不多，端的猛恶非常。想不到这东西如此凶猛，师傅打虎之法竟未用上，倒被它吓了一跳。

芳霞也跟踪赶过，将剑镖取出，埋怨道：“你中邪毒，气尚未复原，如何空手打虎？有剑不用，真是个小气人！伤了你，怎什好？你看衣服都挂破了，还不知受伤没有！”

狄武见她脸带娇嗔，边说边看腿上有无伤痕，忍不住伸手想抱。

芳霞一闪躲开，低语道：“剑弟在那里呢！”

狄武猛想起那只小虎，忙喊：“剑弟追那小虎去了，我们快去！”

二人随同追赶，追出好几里，始终不见人和虎的影子。那一带又都是灌木林莽，虽值隆冬，走起来仍是阻碍横生。前半还有足迹可寻，再往前走，到处是堆满落叶枯棘，杂草高几个